

★

文物会说话

| 文物故事

那个雨夜，传来声声“杀敌令”

■王天宇 黄体彪

步入第76集团军某旅“吕庄英雄连”荣誉室，目光就会被展柜里那支老军号牵住。它漆面已经有些褪色了，金属号身被岁月和战火磨得光滑锃亮，喇叭口卷了边。这是连队引以为傲的传家宝，也是“吕庄英雄连”官兵奋勇攻坚的实物见证。

1946年夏夜，雷雨如注，国民党军队集结重兵压向晋冀鲁豫解放区，妄图围歼我军主力。形势危急，上级决定向敌防御薄弱的地区主动出击，该连前身部队临危受命，担任强攻吕庄围寨（在今河南商丘）的突击尖刀。

在炮兵掩护下，官兵们顺利冲到围寨脚下。然而，敌人设置在寨墙内的明暗火力点突然发难，一时间，全连被压制在围寨前的壕沟里，刚刚撕开的突破口瞬间摇摇欲坠！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伤亡不断增加，如果再拿不下围寨，友邻部队将失去战机，整场战斗会陷入被动。

“连长，我去打掉它！”主动请战的一班班长王洪泽，双臂已经中弹，鲜血浸透了衣袖，却毅然抱起炸药包跃出堑壕，刚冲出不远又身中数弹。奄奄一息的他把炸药包捆在身上，凭借一



1946年8月，司号员王大斌在吕庄围寨战斗中使用过的军号。 资料图片

口气艰难地向前爬行。

5米，那是一名战士主动赴死的最后一段路程。爬行过程中，他痛吗？他想起亲人了吗？没有人给我们回答，历

史的硝烟中只留下一声巨响——他拉响了炸药包，敌人的火力点被击垮，连队顺势打开了突破口。

后续的纵深战斗更加残酷。敌人

调集重兵反扑，顷刻间，密集的炮弹将突破口炸成一片火海。连队官兵战斗至仅剩6人，阵地即将失守……

这时，司号员王大斌拖着血肉模糊的断腿，以肘撑地，掷向阵地最前沿。他将怀中的军号缓缓举到唇边，用尽全身力气——凌厉的冲锋号音刺破雨幕，响彻战场上空，化作一声声“宁可前进一步死，决不后退半步生”的“杀敌令”。

大批敌人涌了上来，官兵们无一人畏惧、无一人退缩，上刺刀扑向敌群。最终，他们为后续部队争取到宝贵时间，守住了阵地。此时，已经牺牲的王大斌，手中还紧紧握着那支军号。

这一战，全连共牺牲98人，被纵队誉为“吕庄九十八勇士”。上级授予他们“吕庄英雄连”锦旗，盛赞：“不愧为敢当先锋、敢打硬仗、敢于牺牲的连队。”从此，“三敢精神”融入连队血脉，成为连魂。

后来，这支军号被一代代官兵悉心保存，成为革命前辈英勇无畏、视死如归的最好见证，永远响彻“吕庄传人”心头。

| 睹物思今

“指导员，这军号还能吹响吗”

■第76集团军某旅“吕庄英雄连”指导员 赵皓男

任“吕庄英雄连”指导员数月有余，我在连队荣誉室迎来了第一批新兵。

展柜里，那支老军号静静陈列，红缨布依旧耀眼。“指导员，这军号还能吹响吗？”讲完军号的故事，一名面庞青涩的新兵好奇地问道。问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这一问在我心底泛起涟漪：作为“吕庄传人”，当那一声军号再次响起，我们能否像先辈那样，冲锋陷阵、义无反顾？

我想起到连队任职前的自己。坦白讲，那时我虽能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，但心里多怀着“平稳过关”的心态，少了些较真碰硬、迎难而上的劲头。直至到“吕庄英雄连”后参加演训的一次经历，让我真正认识到自己与先进连队官兵之间的差距。

那次演训，我连担任主攻分队，需要深入敌后完成战场侦察与穿插进攻任务。连长不在位，指挥重任就落在我的肩上。初来乍到，我对人员装备

尚不熟悉，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，自己心里着实没底。

果不其然，意外状况接连发生。入夜，我方正欲发起突袭，连队进攻通路突然遭“敌”堵截，通信也中断了。官兵们都在等我的指令，一时间，我陷入犹豫……“指导员，让我上吧！”危急时刻，藏族班长欧珠玉珠主动请缨，带领一支尖刀班突出包围圈。冲锋途中，他不慎跌倒摔伤右腿，却毅然爬起，继续向前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我深受震撼，带领官兵紧随其后，最终突出重围。关键时刻没能及时担起重任，辜负了官兵的信任，让我羞愧不已，心里像堵了块石头。

演训结束复盘时，我脑海中再次浮现欧珠玉珠冲锋的背影，是那么似曾相识——王洪泽、王大斌……当年的“吕庄九十八勇士”或许就是这样，在冲锋号声中义无反顾，直至倒在革

命路上。

当导购员称赞我们连官兵有当年吕庄前辈的风采时，我鼻头一酸，扭头看向飘扬的连旗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英雄的力量传承不息，也真正明白了“吕庄传人”的分量——当军号响起，必须冲锋向前。

前段时间，我连作为旅队先遣连，提前开赴野外驻训地域，负责为大部

队探索情况、做宿营部署示范。西北戈壁一片荒滩，土质板结如石，没有大型机械，一切全靠双手。一镐下去，震得虎口发麻。看着战士们在滚滚热浪中奋力挥镐的身影，军号声又一次在我心底激荡——

上世纪50年代，连队前身跟随大部



| 瞬 间

左图：1952年，在“积极防御、持久作战”的思想指导下，志愿军部队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。这是志愿军战士穿山凿穴，扛着粗壮原木，建设“无敌坑道”。 赵 岩提供
上图：去年，在第83集团军某旅训练场上，官兵比拼翻轮胎。 刘文俊摄

| 点 睛

真正“无敌”的是什么

凝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照片，“无敌”二字映入眼帘——即便条件匮乏，技术落后，只能靠人力建设坑道，甚至靠嵌坑道壁上潮湿的石头补充盐分，志愿军将士们仍不畏强敌、顽强坚守，构筑起坚不可摧的“钢铁长城”。

细看今日官兵翻轮胎比赛的场景，“无敌”的感觉再次袭来——那紧咬的牙关、涨红的脸颊，让表情稍显异样，却势不可当。至此，我读懂了画面中更深的含义：

真正牢不可破的，从来不是山石垒起的工事，而是保家卫国的信念；真正无敌者，靠的也不是甲冑之坚、兵刃之利，而是永不松懈的意志和劲头。

（覃肇朋）



★

追“星”者



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院“忠诚追光”老专家用物陈列展，磨损的书桌、写着批注的书籍、老旧的实验设备……一件件学院科研前辈使用过的老物件静静陈列。在高伯龙院士的讲义前，副教授江奇渊不禁放慢了脚步。作为激光陀螺事业奠基人、团队第一代学术带头人，高院士就像“一束永不消逝、至纯至强的光”，照亮着激光陀螺自主创新的征程，为江奇渊所在团队突破技术瓶颈指引方向。

“没有高院士，我国激光陀螺事业的发展可能要推后十几年甚至更久。”如今，江奇渊已经是团队技术骨干，但他说，前辈身上的信仰之光可以穿越时空，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胜利……

——推荐人 郝小兵



上世纪80年代，高伯龙（左二）指导科研人员开展研究。

资料图片

几年前，学院开设了名为“忠诚追光”的老专家用物陈列展。工作之余，我成了这里的常客，时常来转一转，想一想多年前那个亲切而坚毅的面庞。

2011年，我在某地方高校机械专业就读，恰逢国防科技大学来校做研究生招生宣讲。高伯龙院士带领激光陀螺团队攻坚克难的故事，第一次进入我的视野。

激光陀螺是高新装备实现精确运行和精准打击的“导航之芯”。50多年前，钱学森将写有激光陀螺技术原理的两张小纸片，郑重地交给了长沙工学院领导，那正是国防科技大学前身。

为加快研制激光陀螺，学院迅速组建课题组，从零开始攻坚。没有稳定实验平台，高伯龙顶着烈日去工地拉回废料一点点改造；没有现成的软件，他重新当起学生，自学编程；零件精度不达标，他带领团队请教经验丰富的工匠，自己动手打磨……

当实验室原理样机鉴定通过，一盆“冷水”袭来：国内外许多开展此项研究的科研机构终止了研制工作。国内也有人质疑，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全新的领域，以我们当时的科研条件与工艺水平，想研制成功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但高院士顶住了压力，工程化样机最终通过了鉴定。

“搞科研，我是个拿得起、放不下的人。只要问题没有研究清楚，不解决，我就丢不下，成天想，做梦还想。”高院士的话让我心潮澎湃：跟着这样的人干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！我下定决心，跨专业投身惯性导航研究，成为这个团队的后来人。

第一次踏进实验室，我的短板便显露无遗：密如蛛网的光学器件、复杂的光路图，对机械专业出身的我来说有难度。那段时间，我把厚厚的资料书翻得卷了边，光学原理和公式推导写满了几个本子。

每当我想要退缩时，高院士47岁转行的故事始终支撑着我——一穷二白尚且能闯出一条路，我眼前的荆棘又有什么难闯的？毕业留校后，我如愿成为这个团队的一员。

然而此时，高院士已经离开了我们。在病床上，他曾无比惋惜地对战友说：“新型激光陀螺的研制，我怕是完不成了……”这句话，成为他与毕生奋斗事业的诀别书。

高院士的遗憾，自有后来者弥补。一年夏天，某重点项目进入验收攻坚期，我受命担任4家单位联合技术调试总协调人。夏季海滨暴雨连绵，驻扎的厂房四处漏雨，外部线路突发断电，不同系统之间的接口适配屡屡碰壁，每次调试都要重新焊接线路，进度严重滞后。

那天晚上，我把团队骨干叫到一起：“高院士当年连测量仪器都没有，硬是靠自己摸索做出了透反仪。咱们今天再难，能难到那个份上？”最后，大家达成共识，先临时焊接接进度、后面再改用插件优化。

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所有人轮班连轴转，我不停穿梭于各个工位间，协调转移关键设备、抢修电路，逐个破解技术难题。饿了就蹲在墙角扒两口饭，困了就把几张凳子拼起来躺一会儿，连梦里都是工作情况。

最后一轮联调时，无人机稳稳升

当有『成天想，做梦还想』的劲头

■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院副教授 江奇渊

空，空地两套系统信号在屏幕上精准同步，任务圆满完成。我站在屏幕前，眼眶有些发热——我们又一次把“不可能”变成了“可能”。

“他们当年可真不容易”“前辈这段讲义标注的是什么原理啊”……一阵轻轻的讨论声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不知何时，“忠诚追光”陈列展迎来了几名年轻学员。他们的讨论渐渐深入，也引起了我的好奇，我走上前去，和他们分享起以前的故事……

（本报特约记者方姝阳整理）

